

钟摆与门

阮雪芳
—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 | 现代出版社

钟摆与门

阮雪芳

RUAN XUEFANG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中国出版集团 |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钟摆与门 / 阮雪芳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
2016.7

(美立方·依米卷)

ISBN 978-7-5143-5124-8

I. ①钟… II. ①阮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45628号

钟摆与门

- 作 者 阮雪芳
责任编辑 李鹏 陈世忠
英文翻译 徐培木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e.com.cn
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6.5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124-8
定 价 28.00元
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序：在诗歌中向着太阳飞翔的天堂鸟

——阮雪芳的诗带给我们什么

徐肖楠

[PREFACE]

A BIRD-OF-PARADISE SOARING TO THE
SUN WITH HER POETRY WINGS:

WHAT HAVE RUAN XUEFANG'S POEMS BROUGHT TO US

By Xu Xiaonan

让生命和时代留在诗意生存中

一个诗人应该不仅能带给我们诗意感受，而且能带给我们对时代和生命的深入。作为一个语言感觉和审美能力与时代同行的诗人，阮雪芳诗中有执着的时代生命感，她用安静的激情、忧伤的心灵独树一帜，将诗歌风花雪月的纤柔不断与铁马金戈的大气交错，让人类生存在时尚中国的急迫感逶迤穿越她的诗中，

美学和诗学上的成熟化为了具体的诗意，娴熟的语言技巧和庄重的生活观念结为一体，形成了明确的风格方向。

她的诗简洁、凝缩、精致，含蓄不露，不事张扬，却有关注现实的宽阔情怀，散发着柔韧内秀的激情气息，因不拘泥于狭小自我，能产生对单一事物的开阔浪漫想象，以此寻找和发现诗歌情趣与生活意义：“进入雪地旷野/一只手在梅花的窗前移动/仿佛发生了什么/光从另一个地方返回/灯下读着别人的故事/书页翻动/出生，相爱/死亡充满了无色的智慧/神在何处/事物敲击大海之门/灰手套漂浮在水面，别人/用上了你的名字，你教她相爱/并将最初的梅花变成虚无/时间永在”。（《另一种声音》）这些诗无论气味、视觉还是声音都感觉独特，在生活现场中弥漫象征性想象和梦幻，却又流溢一种生命自由感，既有叙事化的整体抒情感，又有浓烈溢散的具体生活感觉。

她形成了自己的美学性情，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，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诗歌，她的诗歌风格与生活风格、诗歌观念与生存观念融合一体，用诗歌去实现以至开辟尚未实现的想象可能和美学可能：“头顶小径交叉的命运/延伸没有形象的城市/你不能说出全部/生活，多么糟糕”。（《麋鹿说》）这种美学性情的重要之处，是让诗歌进入具体生活，又在诗歌和现实中找到另一种生活，由此改变庸常的状态：“只

因生活那一股毁灭的力量/才使我们痛切又如此执于存在”。（《生活》）于是两个重要的主题贯穿她的诗，一是在时尚中国的生存信仰，二是对生活表象与本质的认识：“溃败的春天从一到无/在伟大事物到来之前”（《弗里达》）。

一个没有时代的诗人，诗歌中也不会有他，他所生活其中的时代也不会有他。阮雪芳摆脱了一些诗人不屑直接进入现实的偏执观念，从不同方向以诗歌进入现实，也从生命进入诗歌，这些诗歌体现了她对生活贴近而热切的关注：从地铁站到公祭日，从故乡依恋到都市情爱，从潮州外婆到广州女市长：“她合上眼/让那个六岁的小女孩/留在身体的黑刺丛中哭泣/仅仅停了/1.1秒/她又像老司机一样/加快油门”。（《女市长》）这样的诗歌是对她的情怀、真诚和自我的考验，让她不断尝试进入这种有考验的生活，不断进入现实又完成另一种更高的生活。

在当代中国诗歌不断分化和弥散的倾向中，尽管她的诗中包含各种个人和时代的疑惑与悖论，却逐渐走向一种更庄重宽阔的诗意生活，激发她诗歌的，恰好是各种相互不一的生活情景和生存态度。她拒绝诗歌传统的中断，也拒绝诗人矫情的敏感，是对反浪漫主义、反理想主义、反精致庄重的认真反拨，也是对诗歌的自我迷恋和自得其乐的反拨：“藏身其中的这个执念是什么/一种勃然闪光的东西”。《（证词）》她追求诗

歌的现代性，但从不刻意分裂诗歌的传统性。现代诗歌虽然与古典诗歌似乎截然不同，却充满同一性内涵，因为诗歌包含一种能拯救人们摆脱当代困境的精神传统，或者说包含一种美学化的生活传统，因而她的这些诗也在帮助人们摆脱当代困境：“不要挖他人灵魂的沙/不要在蝴蝶停落的地方起舞”。《（证词）》

从诉说日常生活的美学形式这一立场，她返回诗歌精神的核心传统，从而进入时代现实，诉说和验证这个时代的生活形式与诗歌精神。“大树已经拔走/只剩下一个土坑/一撮鸟毛和树叶/下一个坚硬的洞/只剩下你/和风/不胜其烦地/探讨着它剩下的内容”。（《大树》）与日常生活中对身边事物的诗意敏感有关，她用美学形式加以描述，以此达到宁静自在的诗意境界：“我想起深冬的傍晚/雪花白蝶似的在后院里飞降”。（《时间》）

在她诗的晓畅清晰中，包含着非同寻常却又受人欢迎的生命、生活和诗歌味道，三者一体是她诗歌的美的特殊形成点。有了生命和生活的真实体验，就不会矫情、不会虚假，有了真切的意象和体验，才会去寻找诗歌的语言，她想要做的，是怎么以最得体的想象与虚构去完成这种真实。为此，她的诗正在破坏她以前所接受的一些诗歌成规，对于她，诗并不一定要批判、要痛苦，虽然时尚中国普遍的诗歌情调在训练她寻找一些所谓深刻的痛苦，但她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却是根本的爱：“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/现在，你

坐在客厅/透过镜子的影像，儿子/那个年轻人正第一次使用/你微笑，看着”。（《一把剃须刀》）

从诗歌延伸向生活的整体诗意

这个时代的很多诗歌都变成了一种简单的个人仪式化生活，写诗和读诗不一定是诗意生活，却成为一种自我标志，这样的诗和生活是碎片化的。但在阮雪芳的诗中，呈现一种有难度的诗歌意愿与行为，她不是将现实事物肢解分离，而是把生活碎片在诗歌中镶嵌为一个整体，把身边一切变为人们容易读懂的诗意形式和生活形式，这种整体性意识与人类性开阔的诗意生活相连。

文学中的整体性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文学意识传统，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直延伸至现代文学。在激变而不可捉摸的时尚中国，阮雪芳似乎在倾听一个神一样的整体性诗歌声音，在这个声音的教导下，逐渐改变单纯叛逆的思维，稳重安静地回归核心性传统，正是她的整体性思考与表达诗歌方式，让她更为轻盈灵巧地穿过了似乎密不透风的现实之墙。她对各种事物的诗性呈现，都有一个明确的美学性情和立场，把各种思想和生活片段编织为一个和谐整体的观念，直接影响她的诗思形式，这既包含一首诗的构成，也包括各个诗篇的完成。

她延伸向生活的整体性诗意，以鲜明突出的个别意象，构筑整体性诗歌世界，让诗歌与周围的现实建立起持久的联系，也为她的艺术信念和想象能力构造了一个整体性现实世界，在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时代里，寻找到内心信仰的源泉和安慰：“月光披在你的双肩/你听到水/触动了，云或树/鸟被四合的叶片簇拥/像一只只睡去的琴键/林子寂静/更大的寂寥/围拢村庄，橄榄树/和你曾经焦虑的生命”。（《夜宿农庄》）

她诗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汇集成不同诗篇和同一风格的整体性主题，用来顽强介入因习性生活和心灵衰退而造成的生活荒芜。实际上，她在诗中收集生活的碎片，并试图给予其秩序性，带着灵活的、清新的、转变的活力，以感受这个世界。并以诗歌想象的短暂时刻，变成了生命的长久安慰，当她承认黑暗、混乱、碎片、毁灭的同时，也来到了用诗歌挽救和创造那些被毁灭情感的时刻：“而你看见死亡沉睡在我的蹄下/驯服、克制/隐忍的美德/自由的雪花/从同一条河流上啜饮/狂野的春天”。（《麋鹿说》）

写出和世界连在一起的人类性体验是她的特点之一，从身边生活相关的事物或事件出发，时刻关注此刻到永恒的诗思，像《时间》那样展开：“而在一个清凉的胴体下/看到万物突然惊醒的春色/一场无人享用的盛宴”。她的诗歌意境、情趣、思绪完全超越了狭小的自我关心和性别关注，在安静大气中进入诗歌

的宽阔，“那么多的夏夜只记得/你清凉的胴体/像荒野结满霜花/像湖面站立天鹅”。（《像荒野结满霜花》）在诗中她能时而壮怀激情，时而伤怀迷离，却不随意写作，即使在现实中一碰一触，也依托于内在的精神情境和生命主题，像《皈依》那样触发远离尘世的美对生命的净化：“庙里有一个和尚/长得俊极了/看见他/我就感觉自己干干净净/仿佛从未受过伤害/从未历经生离死别”。

她以灵动语词、鲜明比喻和突出感觉传递了一种人类性感觉效果，这些语词、意象、主题、内容本身就是一种诗歌思维方式，并不是某种刻板思想的传达。她的诗轻盈灵动，严整有韵律感，修辞上的含蓄蕴藉与形式上的明快多姿，化简了技巧上的复杂和繁冗，这既包含了灵动的诗歌语言和飘逸的诗歌智慧，也流荡出变化的韵律和朦胧的意象，却不时闪现与人性无法分离的意味。《分居期的女人》中那种表面与内心、美与日常生活相联而形成情境让人震颤：身体是孤独的，却是神圣的，它与灵魂一体，像教堂一样神圣，所以这种身体与灵魂的美可以忽视肮脏的街道，纯洁和孤独在美的裸露中同时迸发出来。

人类性整体感觉需要深入体会诗歌本来的精神和意愿，而不是刻意地按照某些概念去寻求，概念的寻求会将生活与诗歌分裂。她的诗中，概念的痕迹日渐消失，灵动的想象日渐生发，就像清晨小树林中的露

水片片闪光，却有同一个太阳照耀。

忧伤的理想主义者之歌

阮雪芳的诗为当下的中国诗歌提供了一种清亮的色彩、优雅的形式、简洁的情感和真实的生活事件，也为人们提供了诸多从传统生活中走来的现代生活价值，在诸多对于生活变化的预感中，她对于个人生活忧伤动人的抒情与理想主义交替穿插其间，形成了她特有的忧伤的理想主义风格。

她怀有浪漫的激情和悠远的想象，写的却大多是一些平凡而高贵、沉静而尊严、无言而庄重的事物和人物，悄然蕴含着一种遥远的理想主义气质。她不停地用诗歌把生活感觉变得更雅致，因此，她用诗的语言和想象组成了一个精美的世界，那些瞬息即逝的、令人沮丧的事物都被她赋予了另一种意味，风、海、山、水珠、城市都参与了她诗中的精美建筑，它们时而像音乐一样流荡，时而像精灵一样飞翔。

也许成为今天现实中一个浪漫主义者标志，在她的诗中，多少可以看出一种以美人香草指代理想的痕迹。这有时是极端的幻象，而这个幻象作为虚构的极端却对现实有意义，只要幻象不消失，一个理想的生活对于她而言就是存在的。在诗歌容易成为标志而不容易成为真实生活的时代，她靠写诗让自己成为一个

有信仰的人，带着敏锐和感性的整体性意识，去思考并完成诗歌。

在日常生活信仰的普遍衰落中，信仰的必要性却在她的诗歌中与日俱增，并成为永恒的最高虚构。找到了这种虚构，诗的主要观念便是一种心灵想象，并在诗中发挥作用，这种最高虚构的想象方向之一，便是疏离现实的限制。这些诗中的世界与神话不同，也与她所知道的现实不同。对于她，信仰就是能否接受和怎么接受这个世界的问题，所以，在她的诗中，会有诸多提问，出现心灵挽救和精神恢复的努力：《午后》表达出一种理想和灵魂的向往，有梦幻一样的奇思妙想，又有背后的隐喻空间，鸟是生命，水是现实，太阳是理想，三者混融而成生活。信仰是美的生活的母亲，但信仰必须存活在身体里，所以她有身体与灵魂的共同生活，以感受那种永不消失的信仰。《广州街头》中，当轻微的忧伤划过生命时，就像飞机划过一种优雅时尚、舒适惬意的生活上空，带来隐隐的忧伤。这个生活划痕意味深藏在她的生活和诗歌中，不看她的诗便看不出来这种生活的划痕，一些敏感和沉默的意味在诗中飘逸出来。

《黑暗之歌》借黑暗的沉重压抑来突出忧伤中的生命之光，自己的身体成为这个生命之光具体而含蓄的象征，这是一个在喧嚣生活中的宁静身体，即使处于一切的黑暗沉沦中，也在安静地对抗，所有沉重

和黑暗都无法消灭这样的身体，这一切都呈现一个生命之魂的光芒，不再需要虚假的灵魂对抗，只要有实在感受的身体和生活。《茨维塔耶娃，或向日葵》表达与每个人命运相关的人类性，将所有的生存感觉都表达为一种悲怆的坚韧、压抑的激情和抗击的温柔。

《桃花辽阔》中桃花安静而透明地激情燃烧，却总要与忧伤和悲悯相伴，所以桃花欢悦中含有一丝忧伤。

“黑暗怀着悲悯/光线摇着喜悦”这样总是相拧结的生命力量是她诗歌的艺术动力和主题成份，相互包含又背离的力量含蓄有张力，无尽延伸了想象，这使诗歌不会单一浅薄而羽翼丰满。一个意象，两个翅膀，同时飞动，就像一只向太阳飞去的天堂鸟。忧伤的理想主义始终是她的诗歌的方向，总有一种相反的暗喻为诗歌增加了张力，内心生活的丰富柔软与美学性情的安静平常，让她从不喧嚣混乱，一切都美丽有序地在她的世界中结为生命的年华。所以，她能在忧伤中产生一种生命的勇气，把冬天的冷雨变为令人昂扬振奋的《奔跑的水晶》：“冬天第一场雨/奔跑的水晶，在都市/造出旷野/接近美好总令人心跳/白昼永远是盲者的深渊/而生活自有明亮的部分”。

尽管含着忧伤，在一个不纯真的年代，阮雪芳的诗抒写着纯真；在一个缺乏爱与美、浪漫与理想主义的年代，她执着追求爱与美。她的诗像天堂鸟般地在广州这座大都市中飞向另一种生活，她的诗是她的理

想主义翅膀，她的翅膀追随着时代的风。时代的风从来不会停，就像她的《追火车》那样，从来也没有追上火车，但追火车的那颗心灵却永远留在生活里，刻在记忆中，那种纯真和追恋正是她的诗所发现的生活迷人之处。

所以，她描写的爱与生命既是理想主义的，又是感伤主义的。她的诗清新自然，优雅纯净，会时而泛起一种纯真的牧歌情调：外婆的纯真、孩子的纯真、母亲的纯真、烈士的纯真、女市长的纯真、地铁男孩的纯真。让我们感动的，是这种深藏的、坚韧的、悠远的纯真，这样的纯真受到现实的伤害，却又真切地挺立于现实之中。在爱的纯真后面，她收敛起不安的锋芒，但无法把握的命运感又形成了她欢欣与压抑并存的想象方向，也形成了她诗中相关悖反事物间的美学张力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坚韧的纯真方向，就不会有她的诗的更多设想、情趣和意味。

抒写漂泊者的纯真是她的一个独特主题，爱与故乡都变成了生命纯真之根，爱就是漂泊者寻找的精神故乡。她的诗中贯穿着几个相关联的主题，表达生命关系和人类共同的关怀，漂泊者便是这样一个具有主题性的反复出现的形象，这个形象会不时变化，穿越一个个生命苦恼和自己的梦，保持穿越的勇气，设法获得生活信念的飞跃。她的漂泊感中令人惊异地保留着依恋和怀想，虽然从相对保守质朴的地方逃向个人

主义集中和投机冒险的城市，却透出深深的纯真。想逃离地方生活的单一、偏执和狭小，不愿停留在一种固定的生活形象和文化思想中，让中国的大城市有了很多漂泊者，而真正的诗意上的漂泊者，是在她的诗中出现的那样的漂泊者。

《地铁里》是一个集中的漂泊生存意象，将城市感觉、地铁情景替换成精神漂泊的自我感觉，让人感觉到每个人的漂泊都是心灵漫游和生命历程。每个漂泊的人都会像地铁里的男孩和女孩那样，找到了或者正在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所以漂泊就是自在或者自由，正是在漂泊中才有一种生命感觉。漂泊不是悲哀而是一种生存，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漂泊，漂泊的生存感觉是挺立在漂泊生活后面的另一种生活感觉，自由的生命和灵魂都在漂泊中部分实现，否则就只能陷入某种局促之中。

要有生活中的纯真和单纯，那是诗性惊异的基础，生活逻辑是诗歌逻辑，如果诗人平常没有诗歌表达的逻辑秩序感，没有对生活的诗性惊异感，便无法观察生活，也无法写出有艺术逻辑的作品，不会有这样的诗性意味的组合和流畅连贯的语言。生活变动和城市压力既形成了她的精神漂泊感，也形成了她独特的纯真衷情，在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漂泊中，她却像个圣徒一样跋涉，去追寻生命纯真和神性之光。

双重感受交错中的美学性情

在资本化和时尚化所推动的中国生活中，在历史、社会、个人、自我的诸多脱节中，阮雪芳的诗显出柔韧执着的意义方向和清新温雅的风格情味，显出不高高在上而与现实紧密贴合的诗学趣味，独特地向人们呈现了生命的特殊性和美的诗性惊异。

她的诗含有两种生活力量并行的美学性情，她的诗歌观念隐约穿行于诗中却并不模糊，这让她的诗思清晰可见，而激发这些的，恰好是相互纠结的矛盾情景，就像《理想》：“你眼中的灯/摈灭四周的光/你体内的黑/却一点点加深/谁饲养了理想这头雄狮/谁就得交出整个山头和月光。”她坚持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角度探寻现实的秘密，总可以看到幽昧与光明、理想与现实同在，总有个忧伤而欢欣、坚韧而灵动的身影在闪动，也许，这和忧伤美学本来就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相连有关。

诗歌想象的种种特点，在她诗中的时尚中国生活场景中表现出来，以澄清她自己的迷惑，不再为生活表象所陶醉。诗成为一种确定的诗意生活，也成为并不确定的实际生活，成为她的以至读她诗的人的生命事实，成为打开生命存在的钥匙。诗中的强大城市压力、惋惜的乡村情景、生存的梦想和古老的神性都发出了声音，不论抒情还是理性，不论牧歌还是沉思，

所有她所关注的重要主题都在其中出现。

她通过诗歌将对事物的疑惑不解清理出来，这些诗力图成为理解生命和世界的支点与小径，虽然不完全清晰，却让你可以去相信，因为那里面有种理解生命和世界的象征和隐喻。一种诗意感觉就是另外一种生活，然而，这样的感觉之中还有更真实的生活，这真实的生活却需要在生活现场中得到提升和超越，她的诗中所有身体和街头的情景都得到了超越。《分居期的女人》中，突出的是一个抱紧自己灵魂奔跑的女人形象，精神恍惚和心不在焉是这个形象的表面征象，而深处却充满象征意味，她深藏了自己的内心伤害以及生活中的威胁和疼痛，在一边聊天一边想象中完成了心灵的安慰。

她的诗虚构一种能容纳她生存情结的想象生活，总是在对两种不同质的东西中做出一种倾向性的选择和反映，在双重生活和诗歌倾向的并行甚至扭结中，她的诗总是有一个身心和诗性的方向，这个写作方向有种对生活的忧思，而忧伤与欢乐并行的双重性，恰恰是她的诗的一种内在张力。忧伤总是与理想交错，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隐喻和象征的意象，抓住了她的诗中的基本意象，就容易抓住她的诗中的其他意象，就容易读懂她的诗。《火的酒中》以火酒相撞的激情表达爱，也表达爱的欢悦之中隐藏的忧伤和怅惘，而在生命的哀伤中，挺立起一种生命的尊严，《情人节》